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儀禮集編卷十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周元良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中書臣雷　純

謄録貢生臣李玉贊

儀禮集編卷十七

龍里縣知縣盛世佐撰

聘禮第八之三

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

註曰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取相近耳其服盖韎布以為衣而素裳牲殺曰饔生曰餼

疏曰周禮春官司服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下先云兵事韋弁服後云視朝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故云敬也有毛則曰皮去毛熟治則曰韋本是一物有毛無毛為異故云取相近耳鄭註司服云韋弁以韎韋為弁又以為衣裳又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鄭志解此跗注以跗為幅以注為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為衣及裳令此鄭云以韎布為衣而素裳全與兵服異者鄭以意量之此為賓館於大夫士之廟

既為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云韎布為衣而素裳鄭志兵服以其與皮弁同白舄故以素裳解之此言素裳又與鄭志同若然唯變其衣耳以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

陳氏詳道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二人雀弁儀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則爵弁即韋弁耳又曰弁象古文形則其制上鋭如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

也爵其色也士冠禮再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為尊聘禮王卿世佐案王卿之王恐是上字之譌或當作主卿為主國之卿也賛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弁為敬韎色赤爵色亦赤即一物耳

敖氏曰韋弁即爵弁也其服純衣纁裳韎韐纁屨韋弁加於皮弁而歸饔餼用之者變於聘服且敬也

又曰案陳氏以為爵弁即韋弁其説近是今考經傳見物色之言爵者於爵弁之外惟曰爵鞸爵韋耳若

絲與布之類則皆絕不聞其或以爵名之者以是參之則爵弁其果以韋為之與然禮經言士之服則曰爵弁言大夫以上之服則曰韋弁是其物雖同而名則以尊卑而異葢必有義存焉但禮文殘缺未能定也

郝氏曰韋弁熟皮為弁兜鍪之屬戎服之冠鵨大衆戎服敬其事也歸送也五牢飪一腥二皆饔也生二皆餼也

世佐案此韋弁與周禮之所謂韋弁服名同而實則異也郝以為即兜鍪之屬誤矣蓋周禮之韋弁服自為兵服其制見春秋傳此經所謂韋弁自為禮服其制蓋如皮弁而異其色與以服之次第求之則尊於皮弁而與士之爵弁等也周禮不言爵弁者以此服唯有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也若即以所謂韋弁服當之則其言士之服也何以但云自皮

弁而下而不及韋弁耶以此斷之陳說亦未為得也

上介請事賔朝服禮辭

註曰朝服示不受也受之當以尊服

有司入陳

註曰入賔所館之廟陳其積

敖氏曰賔禮辭而許乃入陳也

饗

注曰謂飪與腥

敖氏曰殺牲而割亨焉曰饔周官內外饔皆掌割亨之事斯可見矣是禮有飪有腥乃曰饔者主於飪而言也

飪一牢鼎九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東面北上上當碑南陳牛羊豕魚腊腸胃同鼎膚鮮魚鮮腊設扃鼏膷臐膮蓋陪牛羊豕

注曰陪鼎三牲臛膷臐膮陪之庶羞加也當內廉辟

堂塗也腸胃次腊以其出牛羊也膚豕肉也唯燖者有膚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引隂陽也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馬以取毛血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

疏曰案公食大夫庶羞非正饌故在正鼎後而言加也君子不食圂腴犬豕曰圂故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則有膚而無腸胃也從儀禮圖節本

聶氏曰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黄金諸侯飾以白金

令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徑底徑及深俱一尺三寸三足如牛每足上以牛首飾之羊豕二鼎亦如之此所謂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之義也羊鼎受五斗大夫亦以銅為之無飾以黍尺計之口徑底徑俱一尺深一尺一寸豕鼎受三斗口徑底徑皆八寸深九寸彊士以鐵為之無飾或說三牲之鼎俱受一斛案牛羊豕鼎扃長短不同鼎宜各異或說非也鼏冪案公食大夫禮云冪者若束若編註云凡鼎冪蓋以茅為之

長則朿本短則編其中央此蓋令其緻密不洩氣也
扃以舉鼎鄭註匠人云牛鼎之扃長三尺羊鼎之扃
長二尺五寸豕鼎之扃長二尺漆丹兩端各三寸天
子以玉飾兩端諸侯以黃金飾兩端亦各三寸丹飾
朱子曰註内景下引字疑當作別又今禹墓窆石尚
存高五六尺廣二尺厚一尺許其中有竅以受繂引
棺者也然則窆亦用石矣檀弓云公室視豐碑三家
視桓楹豈天子諸侯以石故謂之碑大夫以下用木

故謂之楹與廟中同謂之碑則固皆謂石也

楊氏曰腸胃同鼎謂牛羊腸胃同一鼎不異其牛羊腴賤也

敖氏曰先言飪上之也內廡西階之東廡也陪鼎當內廉而不正設於階前者明其加也上當碑謂牛鼎腳鼎南北之節也飪鼎以牛為上陪鼎以腳為上古者宮庭有碑蓋居其庭東西南北之中所以識深淺也蓋發語辭云陪牛羊豕明其鼎相當也

郝氏曰烹熟曰飪一牢殺牛羊豕各一烹之實鼎九先設賓階下禮主饔也陪鼎副鼎主牛羊豕故以鼎副之即下文膷臐膮也階邊曰廉內廉西階級升堂東折角處當對也鼎在階下北當內廉避堂塗也東面鼎皆東向也北上鼎居北者為首以次而南也上當碑碑在廟庭中鼎北與碑齊並西直陳而南也九鼎牛一羊二豕三乾魚四腊乾禽五牛羊腸胃同鼎六膚純肉七鮮魚八鮮腊九也扃鼎鉉詳士冠禮

及考工記匠人職鼏鼎蓋腳牛臛膮羊臛膮豕臛有菜曰羮無菜曰臛即陪鼎之實也蓋語辭釋所謂陪鼎者陪三牲為副鼎以上皆飪鼎也

世佐案經既云北上又云南陳者鼎與鼎序則以牛及腳為上而在北其下次而南各鼎亦自有首末向南陳之其首又皆在北也下放此正鼎曰鼏陪鼎曰蓋皆所以覆鼎也異其名者鼏大而蓋小也鼏以他物為之故云設蓋與鼎同物故不云設

言蓋而不言扃陪鼏小其手舉之與先儒以蓋為

語辭非

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

飪鼎二列

註曰有腥者所以優賓也

敖氏曰鼏二七降於子男也周官掌客言子男饔餼

云腥十有八如飪亦如其北上上當碑也設鼏於階

前皆辟堂塗其在西階前者宜少東此則宜少西也

郝氏曰生肉曰腥二牢殺牛羊豕各二并魚腊腸胃膚皆以生肉為鼎各二共十四無鮮魚鮮腊少飪鼎之二也腥設於東從生氣也北當碑東直陳而南與西飪鼎東西各為二列以上皆腥鼎也

世佐案此鼎不云十有四而云二七者見其每牢七鼎為二行並設也下云二列即其設之之法矣牛鼎之扃長三尺而大夫之家廟庭蓋狹若使二鼎並設於階前恐於堂塗有碍想其西一列亦當

如飪之陪鼎設當内廉與内廉則西階之東廉也

經不言者蒙如飪鼏之文也

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醓

醢屈

註曰戶室戶也東上變於親食賓也醓肉汁也屈猶

錯也

疏曰謂其東上醓醢醓醢西昌本昌本西麋臡麋臡

西菁菹菁菹北鹿臡鹿臡東葵菹葵菹東蝸醢蝸醢

東韭菹案周禮天官醢人朝事之豆有八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茆菹麇臡饋食之豆葵菹蠃醢此經直云韭菹醓醢屈知此昌本以下六豆者案公食下大夫六豆韭菹醓醢昌本麋臡菁菹鹿臡又云上大夫八豆鄭注云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豆數加葵菹蝸醢以充八豆若然朝事八豆菁菹鹿臡下仍有茆菹麇臡不取而取饋食葵菹蝸醢者案少牢正祭用韭菹醓醢葵菹蝸醢朝事饋食之豆兼

用之明此賓上大夫亦兼用朝事饋食之豆以充八豆可知案公食大夫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西上此云東上是變於親食賓也此經菹醢不自相當皆交錯陳之故云錯也

敖氏曰二以並者八豆皆兩兩而設也東上者每列以東者為尊也韭菹其南醓醢見其為二以並之位也八豆唯言韭菹醓醢則為朝事之豆可知文省耳云屈者言設餘豆之法也醓醢西昌本昌北麋臡西

西菁菹菹南鹿臡臡西茆菹菹北麋臡曲折而下所謂屈也設豆不綪而屈亦歸禮之異者

世佐案八豆朝事之豆也設之之法經但舉二豆以示例其他可推而知也韭菹其南醓醓則昌本之南為麋臡菁菹之南為鹿臡茆菹之南為麋臡皆可知此則所謂屈也一菹一醓並設所謂皆二以並也韭菹最東昌本以下順而西其南麋臡最西鹿臡以上遡而東所謂南陳而東上也以經文

斷之當如是先儒各以已意立説宜其紛紛而不一矣堂上之饌必東上者象賓席也賓席於戸西東上故此亦順之

八簋繼之黍其南稷錯

疏曰繼者繼八豆以西陳之

聶氏曰舊圖云内方外圓曰簋足高二寸漆赤中崇義案鄭註地官舍人秋官掌客及禮器云圓者簋盛黍稷之器有蓋象龜形外圓函方以中規矩天子飾

以玉諸侯飾以象又案考工記旊人為簋受一斗二升高一尺厚半寸脣寸又以黍寸之尺校之口徑五寸二分深七寸二分底徑亦五寸二分厚八分足底徑六寸又案賈疏解舍人註云方曰簠圓曰簋皆據外而言也

敖氏曰八簋黍稷各四也錯者取二物相間之意

郝氏曰簋以盛黍稷一黍居北其南為稷二稷居北其南為黍三黍居北其南為稷四稷居北其南為黍

故為錯也

六鉶繼之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

註曰鉶羹器也

疏曰此不言綍屈錯者綍文自具故不言之也

朱子曰六鉶之位東北牛東南豕北羊南羊西北豕西南牛是牛豕常相變不相當唯羊一物自相當疏云牛及豕二者相變是也而下乃云羊豕相當不相變未詳何謂

郝氏曰六鉶牛羊豕羹各二繼簋而西牛居東西為羊又西為豕北一列也豕南為牛牛東為羊又東為豕南一列也

兩簠繼之粱在北

註曰簠不次簋者粱稻加也凡餜屈錯要相變

聶氏曰舊圖云外方内圓曰簠足高二寸挫其四角漆赤中崇義案掌客註云簠稻粱器又考工記旊人為簋及豆皆以瓦為之雖不言簠以簋是相將之器

亦應制在旊人亦有蓋疏云據祭天地之神尚質器用陶匏而已故郊特牲云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若祭宗廟則皆用木為之今以黍寸之尺計之口圓徑六寸深七寸二分底徑亦五寸二分厚八分足底徑六寸厚半寸脣寸所盛之數及蓋之形制並與簠同

敖氏曰粱在北上也凡米與食則粱尊於稻醴與酒則稻尊於粱以西夹餕位列之則自簋而下亦皆西

陳也

郝氏曰簠以盛稻粱兩簠稻粱各一繼鉶而西粱居北稻居南

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

註曰壺酒尊也酒蓋稻酒粱酒不錯者酒不以雜錯為味

疏曰下夫人歸禮醙黍清各兩壺此若與彼同有黍各兩壺止成六壺各三壺則成九壺皆不合八數故

知止是稻粱但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知為稻粱者以稻粱是加相對之物也又曰此陳饔餼堂上及東西夾簋有二十簠六上文設飧時與此堂上及西夾其對則簋十四簠四案掌客設飧公侯伯子男簋同十二公簠十侯伯簠八子男簠六又皆陳饔餼其死牢如飧之陳如何此中飧之簋數及饔餼之簠數皆多於君彼是君禮自上下為差此乃臣禮或多或少自是一法不可與彼相並又此中致饔餼於賓醯醢

百罋米百筥周禮上公罋筥百二十侯伯罋筥百子男罋筥八十子男少於此卿大夫禮禮或損之而益此其類也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八壺之酒稻也黍也粱也稻黍各二壺稻在北黍次之粱四壺又次之盖如設筥米之例

郝氏曰酒八壺順堂西墻自北而南兩兩相對向南陳也終酒稻粱禮主食成於酒也此以上皆堂上之

餼

世佐案八壺之實經無明文以周禮酒正酒人二職及内則考之其清酒白酒與八者清白各四知無五齊者五齊是祭祀獻神所飲非人常用故也事酒昔酒皆謂之白則四白之中又事昔各二也北上白為上也必北上者别於食物也先儒以稻黍粱三者配之而增減以足八壺之數皆未見其確且稻黍粱乃三醴之名與酒頗異固不可援以證此也

西夾六豆設于西墉下北上韭菹其東醓醢屈六簋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鉶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簠繼之粱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

註曰東陳在北墉統於豆

疏曰六豆者先設韭菹其東醓醢又其東昌本南麋臡麋臡西菁菹又西鹿臡此陳還取朝事之豆其六簋四鉶兩簠六壺東陳其次可知義復與前同也

敖氏曰西夾西夾室也東西室皆云夾者以與正室夾房而立名也六壺者稻酒黍酒粱酒各二壺也壺不著其所蓋亦近於篚而設之與在堂上者之位相似下放此

郝氏曰堂兩廂曰夾西夾西側室東向也西墉夾室西牆也北上堂在北陳饌自北始韭菹在西北其東為醓醓醓醓之南昌本昌本之南麋臡麋臡之西菁菹菁菹之北鹿臡鹿臡之北韭菹故曰屈六簋黍稷

各三繼豆而南黍在西北東為稷稷南為黍黍西為稷稷南又為黍黍東又為稷故曰錯四鉶牛二羊豕各一繼簋而南牛居西北牛南為羊羊東為豕豕北為牛二牛相當羊豕并列也兩簠稻粱各一繼鉶而南粱西稻東豆簋鉶簠皆兩兩相並而南惟壺近簠在南墉下自西陳而東亦以兩為列六壺並為三列

以上皆西夾之饌也

姜氏曰南陳謂六豆先設韭菹其東醓醢醓醢南昌

本昌本西麇𩡧麇𩡧南菁菹菁菹東麃𩡧也繼者繼豆南也餘並以此推之疏訓六豆誤以南陳為東陳之位次今正之

世佐案夾者以其夾輔乎堂名之也不云室者蓋南北通為一而不以牆隔之也兩夾皆南向郝云東西相向非北上變於堂且以兩夾狹而長故也郝云堂在北亦非六豆之設韭菹最北其東醓醢韭南昌本其東麇𩡧昌南菁菹其東鹿𩡧也二以

並南陳云皆者皆豆籩鉶簠也疏說之誤朱子既嘗辨之其後郝氏姜氏各有所定六豆之次郝與疏前說相符姜同敖義而皆非經意故不取西夾之饌北上凡云繼者繼而南也楊氏圖作籩在豆東鉶又在簠東簠又在鉶東蓋為疏所誤六壺以堂下之饌例之當在簠南横設也註云在北墉下楊氏因置之豆北皆非

饌于東方亦如之

註曰東方東夾室

世佐案之指西夾也如者如其六豆北上以下至

皆二以並南陳之儀也惟設於東墉下為異

西北上

註曰亦韭菹其東醓醢屈也

疏曰於東壁下南陳西北有韭菹東有醓醢次昌本

次南麋臡次西有菁菹次北有鹿臡亦屈錯也云西

北上者恐東夾饌從東壁南陳以東北為上其西有

醓醢與西夾相對陳之故云西北上見雖東夾其陳

亦與西夾同從通解節本

張氏曰兩夾之饌方位順同非相對而陳也

世佐案此自兩簋以上設法皆與西夾同已見上

疏說六豆之次與西夾小異亦非也楊氏圖尚仍

西夾之誤而於簋鉶簠三者皆相繼而西尤與經

不合東夾之饌亦西上者統於飪鼎也

壺東上西陳

註曰亦在北墉下統於豆

朱子曰凡言北上者皆南陳西上者皆東陳此經西夾六豆設於西墉下北上至兩簠下結云皆二以並南陳又云六壺西上東陳餴於東方亦如之西北上壺東上西陳則是東西之餴自簠以上皆南陳惟壺東西陳之疏於東夾之豆亦云於東壁下南陳其布置之次序亦是南陳下又云雖東夾其陳亦與西夾同凡此皆與經文合而布置西夾之豆乃東陳之又

以簋鉶籩皆與壺東陳不唯與經文不合而亦自相牴牾殊不可曉覽者詳之

郝氏曰東方東夾室西向室雖東而餕亦如西夾以西北為上從堂上與西階也唯六壺在南墉下自東而西以順室之西向成主人東面之義因餼牢在門亦東為上也此以上東夾之餕也

世佐案此著其異於西夾者也豆簋之屬皆食物故統於鬲壺是飲器故不統於鬲自與西夾相對

兩陳也西陳者亦横設於篚南註誤又案堂上之饌為賔設也兩夾之饌為其從者也敖云堂上屬餁牢兩夾屬腥牢其說曲故不載

醯醢百罋夾碑十以為列醢在東

註曰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醯在東醯穀陽也醢肉陰也

疏曰案既夕禮云罋三醯醢屑鄭註云罋瓦器其容亦盎一穀旊人云簋實一觳又云豆實三而成觳四

升曰豆則甕與簋同受斗二升也禮器云五獻之尊門外缶門内壺君尊瓦甒註云壺大一石瓦甒五斗即此壺大一石也

敖氏曰百甕醢醯各半也云夾碑是居於鼎之中央而上者少北於鼎矣醯在東醢為尊也設甕（刊本作甕誤）之位飪在西腥在東足以見所尚矣

郝氏曰醯醋也醢肉醬也十以為列謂左右直列醯五行在碑東穀味居左也醢五行在碑西肉味居右

也自餁一牢以下至此皆所謂饔也
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
註曰餼生也牛羊右手牽之豕束之寢右亦居其左
疏曰案特牲云牲在其西北首東足鄭註云東足者
尚右也與此不同者彼祭禮法用右胖故寢左上右
士虞記云陳牲於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鄭註寢右
者當外左胖也變吉故與生人同也
敖氏曰餼陳於内者以堂上庭中皆有所陳宜與之

相近且門外有米禾薪芻之車在焉亦不足以容此
餼禮故也二牢為一列爨於腥亦以唯有牢故也東
上門西之位然也亦爨於饔 案註云寢右言其東
上而西足也
郝氏曰自餼二牢以下皆所謂餼也二牢謂生牛羊
豕各二陳於廟門内西北面向堂自東而西牛羊豕
牛羊豕六牲相間共為一行
世佐案門西廟門内之西也

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

註曰庭實固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東西爲列列當醯醢南亦相變也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

疏曰上享時直言庭實入設不言中庭則在東西之中其南北三分庭一在南此更言中庭欲明南北之中也上文公立於中庭宰受幣於中庭皆南北之中

也知東西為行者以經云北上若南北縱陳止得言東西不得言北上何者以黍粱稻及稷每行皆一種無上下故也明横陳可知黍兩行在北次粱兩行次稻兩行次南稷四行所以不用稻為上者稻粱是加黍稷是正故黍為上端稷為下端以見上下而稻粱居其間云設碑近如堂深也者醯醯夾碑向南陳之今米皆在醯醯之南南（下南字元本脱）北之中則碑近北可知言堂深者猶若設洗南北以堂深相似若然碑東

當洗矣

敖氏曰此米從饔者也饔陳於内故米宜從之中庭乃東西之中其南北之節宜於庭少南黍稷粱皆二行而稷獨四行者以其下也故多之以足百筥之數掌客職言待侯伯之禮醯醢百甕米百筥此侯伯之卿其米與醯醢之數乃與其君同然則公與子男之亦可知矣凡米以黍為上稷為下於此見之矣食則以黍為上稻為下酒則稻為上粱為下而不用稷

蓋稷不可以為酒故也

郝氏曰筥竹器半斛五斗也稷獨四行稷百穀長用廣也此以上皆陳於廟門内者

張氏曰醯醢南北列米筥東西列是相變也

世佐案中庭說見上凡庭實之設皆在庭東南故經不言中庭也註疏說誤

門外米三十車車秉有五籔設于門東為三列東陳

註曰大夫之禮米禾皆視死牢秉籔數名也秉有五

籔二十四斛也籔讀若不數之數

疏曰下記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籔十籔曰秉若然一秉十六斛又有五籔為八斛總二十四斛也

敖氏曰經凡言某陳者皆謂其下鄉之也此云東陳是西轅也西陳者反是云為三列每列皆南北為之前列在西後二列以次而東也

郝氏曰一車二十四石三十乘共米七百二十石設於門東為三列每列車十乘門為上以次陳而東也

世佐案門外大門外也東陳輪在西也考工記云
察車自輪始車之猶輪猶物之首也首東尾西故
云東陳下言西陳者反是為三列者十車為一列
在北其二列以次而南也敖說亦非
禾三十車車三秅設于門西西陳
註曰秅數名也三秅千二百秉
疏曰下記云四秉曰筥十筥曰稯十稯曰秅四百秉
為一秅三四十二為千二百秉也

敖氏曰禾不云三列可知也其列則先東而後西

郝氏曰一車一千二百把三十車為禾三萬六千把

設於門西亦門為上陳而西也

薪芻倍禾

註曰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薪從米芻從禾四者之車

皆陳北輈凡此所以厚重禮也聘義曰古之用財不

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

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

而諸侯務馬耳

疏曰薪可以炊爨故從米陳之芻可以食馬故從禾陳之敎氏曰倍禾謂車數也獨言倍禾者以其相類而相等故也此唯言倍禾而已不見其設之之法則是二者之車亦各為三列而其陳亦皆如米禾之車與

郝氏曰倍禾則車各六十乘薪芻各七萬二千把也世佐案倍者倍其車數耳每車束數未聞薪芻之屬以束計不以秉計詩云生芻一束是也郝云各

七萬二千把恐非是新從米亦東陳㓜從禾亦西陳
賔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答拜
註曰大夫使者卿也
敖氏曰賔不韋弁而皮弁者嫌其加於已致君命時之服也
揖入及廟門賔揖入
註曰賔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賔俟之於門內
謙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諸侯行舍於

諸公廟大夫行舍於大夫廟

疏云聘時主君揖入立於庭尊卑法此賓與使者幣朱子曰幣疑當作敵故賓在門内謙也諸公大國之孤若無孤之國諸侯舍於卿廟也

敖氏曰及廟門大夫立接西塾賓揖而先入俟之於入門右之位既則上介出請命矣記曰卿館於大夫經云及廟門是賓館於大夫之廟也明矣廟者其禰廟乎是篇言入廟之儀詳矣獨於入此廟不云每曲

揖是不自主人之寢外門入也蓋古者之廟亦自有外門與寢之外門同無事則閉之今賓館於此乃開之以便賓之出入故自是而入廟無每曲揖也凡主人與客東行入廟其於禰廟則每曲揖於祖廟以下則每門每曲揖若諸侯則雖於其禰廟亦有每門每曲揖也

世佐案廟大夫家之太祖廟也周左宗廟在大門內之東尊卑皆然故凡與客入者自大門至廟門

有每門每曲之揖而此獨無之則其廟門與外門正對可知常時廟無外門蓋特為賓館設之與知不在禰廟者禰廟在太祖廟之西賓若館於此則自外門入者仍有西行一曲不得直造廟門矣

大夫奉束帛

註曰執其所以將命者

入三揖皆行

註曰皆猶並也使者尊不後主人

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

註曰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於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古文曰三讓

疏曰周禮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為國客大夫郊勞三讓登聽命又云致饔餼如勞之禮即得行三讓之禮

此中古文云三讓與彼合鄭不從者周禮則舉其大率而云三讓此儀禮據屈曲行事觀此經直云讓大夫先升是主人或三讓大夫無三讓故不從古文也敖氏曰此三讓者大夫也大夫三讓而賓三辭大夫先讓者以其奉君命尊也客尊則主人不敢先讓升於覲禮見之　鄭本去三字註曰古文曰三讓繼公謂宜從古文

張氏曰註意謂凡升者必三讓敵者則客三辭主人

先升以道之是成三讓也客尊則主人三讓而客即升如此經大夫先升是也主人三讓客不三辭故云不成三也假使客三辭而猶先升則是主人四讓矣禮固無四讓法也故即經文大夫先升知大夫未嘗三辭是謂不成三也公雖尊當其為主人亦必三讓乃先升此主人自下之義也

世佐案凡升階之法主人尊於客主人先升上行聘時經云至於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是也賓主

敵亦主人先升曲禮云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是也孔疏云讓必以三三竟而客不從故主人先登亦肅客之義不言三者畧可知也客尊於主人則客先升此時大夫為客賔為主人敵也而大夫奉君命故從客尊於主人之例其讓也先升者先讓蓋讓者推己所應得者與人也已應先升必讓之於彼彼終辭而后已許之也禮應後升者不敢先讓非謂主人必讓於客也讓必三者禮成於三也註説誤敖氏從古文得之又

案註云不可以不下主人也者蓋謂主人之義不可以不下於賔故雖公為主人亦三讓乃許升也

疏欠明又案同階而升者先升者升三等後者乃升中隅一等也其法見鄉射及大射儀異階而升者先升者升二等後者即升中不隅也上經云公升二等賔升此云大夫先升一等賔從皆是蓋升二等賔升即是先升一等也

賔從升堂北面聽命

註曰北面於階上也

敖氏曰升堂不西面而即北面者辟國君之禮也國君於天子之命西面聽之乃降拜

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西再拜稽首拜餼亦如之

註曰大夫以束帛同致饔餼也賓殊拜之敬也重君之禮也

疏曰賓拜饔三牢及庭實又别拜餼二牢及門外米禾

敖氏曰再拜稽首為將受幣也乃云拜饋亦如之然則此幣其主於饔禮乎下之饋禮雖以太牢亦無幣斯可見矣

張氏曰大夫東面致命在西階上也賔降階西再拜東階之西也殊拜者分别兩次拜之成拜訖又降拜也

大夫辭

敖氏曰亦稱君命辭之

升成拜

敖氏曰亦饗餼異拜也每拜皆再拜稽首

張氏曰成拜處亦當東階之西

世佐案拜餼亦如之言於大夫辭之上則拜雖兩次升降只一番也敖說得之張云成拜訖又降拜非

受幣堂中西北面

註曰趨主君命也堂中西中央之西

敖氏曰堂中西四分楹間一在西也

大夫降出賔降授老幣

敖氏曰降授老幣亦變於君禮

出迎大夫

註曰賓出迎欲儐之

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

註曰賓先升敵也皆北面

敖氏曰初謂三揖三讓賓於是三讓而大夫三辭受

儐私事也故復其常禮

庭實設馬乘

註曰乘四馬也

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

註曰止不降使之餘尊

敖氏曰降堂受錦亦辟君禮云大夫止者嫌賓為已受幣則當從之也不從者以降堂禮輕也少牢下篇人降受宰几尸侑降降謂没階也以此徵之則大夫止之義見矣

郝氏曰賓降受束錦大夫止不降贈已嫌訝受也

世佐案大夫不從降者儐禮輕也考鄉飲酒鄉射禮賓主獻酢之時降必皆降及其立司正也主人側降說者以為禮殺即其類矣註說似曲敖以降堂為不沒階說本士昏禮鄭註士昏禮云婦降堂註云降堂階上也

亦通郝云辟嫌則鑿矣

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

註曰稽首尊君客也致對有辭也

受幣于楹間南面退東面俟

註曰賓北面授尊君之使

世佐案受於楹間敵也大夫南面受則賓亦南面授可知南面並授亦敵者之禮也曲禮云鄉與客並然後受註云於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授是也凡受君賜授者西面受者北面見上是時賓在大夫之左與授受之常法異註誤文

俟俟賓拜送也

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

註曰出廟門從者亦訝受之

敖氏曰賓之士於是執三馬隨之出廟門則從者並受幣而皆訝受馬也

賓送于外門外再拜

右歸賓饔餼

世佐案楊氏舊有歸賓饔餼圖多踵註疏之誤而於東夾之饌考之尤弗審今頗更定之如左

歸賓饔餼圖

東墉

醓醢麋臡鹿臡稷黍稷黍牛豕稻

韭菹昌本菁菹黍稷黍牛羊粱

東夾

房

室

西夾

醓醢麋臡鹿臡稷黍稷牛豕稻

韭菹昌本茆菹黍稷黍牛羊粱

西墉

戶　戶

客位

牖

壺壺壺壺

壺壺壺壺

東序

西序

阼階

西階

西夾

牛 羊 豕 魚 腊 腸胃 膚 鮮魚 鮮腊
膷 臐 膮

醯醢醯醢醯醢醯醢 十十十十十
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壺 十十十十十十十十十
黍 黍 粱 粱 稻 稻 稷 稷
醯醢醯醢醯醢醯醢 十十十十十

東夾

牛羊豕牛羊豕

廟門

門外

禾十車 禾十車 禾十車 芻六十車

米十車 米十車 米十車 薪六十車

明日賓拜于朝拜饔與餼皆再拜稽首

註曰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周禮曰凡賓客之治令訝聽之此拜亦皮弁服

世佐案周禮掌訝職云凡賓客之治令訝訝治之此註似有脫誤引之者欲見賓之拜賜亦以告訝而訝為之導也

右賓拜賜

上介饔餼三牢

敖氏曰三牢亦降以西也

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

註曰飪鼎七無鮮魚鮮腊也賔介皆異館

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

註曰六者賔西夾之數

西夾亦如之

郝氏曰此西夾不殺以東夾全損也

筥及罋如上賔

敖氏曰上介之牢與其鼎餼皆殺於賓而筥及甕獨否亦盛大禮也又此二者初不視牢數以為隆殺故得略之而與賓同筥米從餼乃與甕並言於此者因文而遂及之耳

郝氏曰米醯醬不殺常用等也以上皆饔也

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

敖氏曰死牢飪與腥也牢十車則二十車也

郝氏曰米禾各二十車米四百八十石禾二萬四千

把

世佐紊倍禾者薪芻各四十車也

凡其實與陳如上賓

註曰凡凡餁以下

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

註曰介不皮弁不敢純如賓也

敖氏曰下大夫致之者亦使人各以其爵也上介韋弁以受主人如賓服正禮也鄉者皮弁以聘者上賓

也故上介于此不必皮弁以無加服之嫌故爾

儐之兩馬束錦

疏曰此下大夫使者受上介之儐禮如卿使者受賓

儐禮堂堂或誤作當今從儀禮圖改正庭同

世佐案疏云堂庭同者謂其堂上致幣庭中設馬

其儀並如賓也然馬以兩則亦殺於賓矣

右歸上介饔餼

世佐案歸介大禮亦與賓同日乃言於拜賜之後

者上文終言賔事而後及之耳

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筥設于門外

註曰牢米不入門畧之也米設當門亦十為列北上

牢在其南西上

敖氏曰大牢各一降於上介者兩也此唯有餼與筥

米則筥為從餼而壅為從饔又可見矣門亦所館之

外門也

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

註曰執紖牽之東面致命朝服無束帛亦畧之士介

西面拜迎

敖氏曰使宰夫亦以其爵也致之謂致其禮也亦以

君命

張氏曰此致者在工商之館門外也

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

註曰受於牢東拜自牢後適宰夫右受由前東面授

從者

敖氏曰士介出門左西面拜迎北面聽命宰夫東面致命士介還少退再拜稽首適宰夫右受也不言宰夫退士介拜送者畧之也

無擯擯今本作儐

註曰既受拜送之矣明日衆介亦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於朝

楊氏曰擯當作儐後無擯放此

世佐案士介受餼於門外則其不儐使者宜也必

著之者嫌受君賜或當如賓及上介亦儐之也儐宋元本作擯楊氏復李氏如圭皆以為當作儐是也今録楊説以見其訂正之自而於經文則仍用舊本云又案拜賜之禮賓介當同朝服殺於聘也歸者或皮弁或韋弁以歸禮者之盛服為之也若使上介從賓拜賜而亦如其受之服是加於聘矣

註説恐未是

右餼衆介

賓朝服問卿

註曰不皮弁別於主君卿每國三人

張氏曰賓自聘覿主君禮畢君送賓後賓即請有事於大夫至明日拜饔餼於朝返即備舉此禮

卿受于祖廟

註曰重賓禮也祖王父也

疏曰初君送客之時賓請有事於大夫君禮辭許是以卿不敢更辭大夫三廟有別子者立太祖廟非別

子者并立曾祖廟王父即祖廟也今不受於太祖廟及曽祖廟而受於祖廟以其天子受於文王廟諸侯受於太祖廟大夫下君則受於王父廟

下大夫擯

註曰無士擯者旣接於君所急見之

敖氏曰下大夫擯公使為之也必使下大夫者欲與上介之爵相當也此公事也故重之

郝氏曰春秋世五霸主盟其執政大臣權與君侔諸

侯事之如事君斯禮實濫觴矣以大夫家用公朝大夫為擯非威權震主而若是乎好信者盡執為先王之禮誤矣

張氏曰設擯多者示相見有漸卿與賓既接於君所故不須士擯

世佐案下大夫卿之屬也下大夫為擯以受隣國君之問重其事也此與卿聘而用大夫為上介之意同奈何獨不免於郝氏之議耶

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於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

疏曰大夫二門入大門東行即至廟門未及廟門而有每門者大夫三廟每廟兩旁皆南北竪墻墻皆閤門假令王父廟在東則有每門每曲之事

朱子曰大夫三廟則視諸侯而殺其二然其太祖昭穆之位猶諸侯也

敖氏曰大夫三廟曾祖廟在最東祖廟次而西禰廟

又次之此受於祖廟故亦有每門每曲揖此每門謂二閤門也大夫之廟惟自曾祖而下雖別子之後亦無太祖廟王制云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記者誤也

世佐案大夫三廟之位既與諸侯同則其每門每曲亦與上行聘時同也特是受聘在太祖廟茲則受於祖廟祖廟在太祖廟之東南則自入都宮之門之後又多東行一曲也此其異者乎疏及敖說

之誤見上

及廟門大夫揖入

註曰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於宁也

疏曰省內事者曲禮云請入為席是也宁門屋宁也

不俟於庭者下君也曲禮云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

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此卿既

入不重出迎客者聘問之賓與平常賓客異也

擯者請命

註曰亦從入而出請不几筵辟君也

敖氏曰不几筵者君使尊不敢設神位以臨之不几筵之義有二禮太重者不設此類是也禮差輕者亦不設小聘之禮是也

庭實設四皮

註曰麋鹿皮也

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於階讓

註曰古文曰三讓

疏曰不從古文者亦是不成三也

敖氏曰此三讓者賔也宜從古文

賔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北面聽命

註曰賔先升使者尊

賔東面致命

註曰致其君命

大夫降階西再拜稽首賔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

註曰於堂中央之西受幣趨聘君之命

賓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敖氏曰自三讓至此其禮意與歸饔餼同大夫於是

進立於中庭西面

無擯

註曰不儐賓辟君也

世佐案註儐字通解及儀禮圖亦皆作擯今以疏

正之

右問卿

擯者出請事賔面如覿幣

註曰面亦見也其謂之面威儀質也

疏曰如覿幣亦用束錦乘馬也覿面並文其面為質若散文面亦為覿故鄭司儀註云私面私覿也又左傳云楚公子棄疾以乘馬八匹私面鄭伯是也

敖氏曰聘使私見於主君曰覿大夫曰面蓋異其稱以別尊卑也

賔奉幣庭實從

註曰庭實四馬
敖氏曰擯者入告出許賓乃入介禮皆放此
入門右
註曰見私事也雖敵賓猶謙入門右為若降等然曲
禮曰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
就西階世佐案此註本在賓遂左下今從集說移屬此
敖氏曰亦中門而入乃右也賓與大夫爵敵乃若降
等然者不敢自同於奉命之禮也大夫不出迎以面

與問禮相因也凡自敵以下客禮之相因而行者帷帷疑當作惟於內侯之

大夫辭

註曰大夫於賓入自階下辭迎之

敖氏曰於中庭南面辭之

世佐案敖說近是

賓遂左

世佐案一辭而遂左此則異於降等者也

庭實設揖讓如初

註曰大夫至庭中旋並行

疏曰如初者大夫不出門惟有庭中一揖至碑又揖再揖而已

敖氏曰如初謂三揖三讓也賓亦三辭

世佐案賓初就門左之位一揖發位北行又揖至碑又揖是又三揖也如疏説則經不得云如初矣

讓大夫先讓也

大夫升一等賓從之

註曰大夫先升道賓

大夫西面賓稱面

註曰稱舉也舉相見之辭以相接

敖氏曰稱面不言東鄉可知也

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閒南面退西面立

註曰受幣楹閒敵也賓亦振幣進北面授

敖氏曰不稽首別於聘君之命賓亦當少退賓不振

幣異於授主君也不言受馬之儀如覿可知

世佐案賔不振幣當如敖説亦南面並授説見上

歸賔饔餼章惟賔在大夫之右為異西面立亦侯

賔拜也

賔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

右賔面卿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覿介奉幣

註曰特面者異於主君士介不從而入也君尊衆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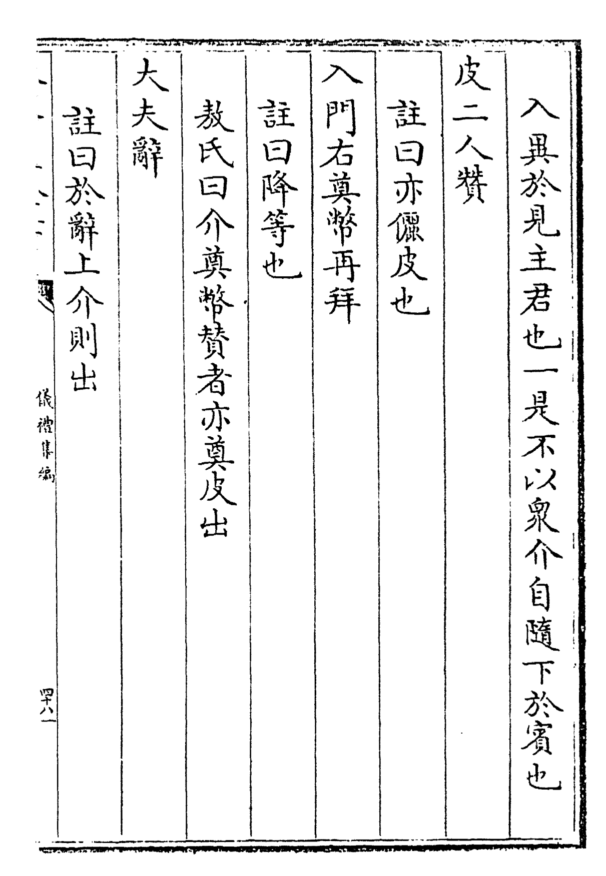
始覿不自別也上賓則衆介皆從之

疏曰介初覿主君之時不敢自尊别與衆介同執幣而入令私面於隣國卿不與衆介同而特行禮焉上介言特面則賓問卿與私面介皆從可知

敖氏曰上介與大夫尊不相遠故别於士介而不與之同面

郝氏曰幣如覿君亦束錦儷皮也

世佐案特面之義有二一是不與衆介同執幣而



入異於見主君也一是不以衆介自隨下於賓也

皮二人贊

註曰亦儷皮也

入門右奠幣再拜

註曰降等也

敖氏曰介奠幣贄者亦奠皮出

大夫辭

註曰於辭上介則出

敖氏曰於其既拜乃辭之降於賓也

擯者反幣

註曰出還於上介也

敖氏曰反幣者取之出請受而上介受之也不禮辭者亦別於君主人之士亦取皮從其幣以出委之於門外上介既受幣則贊者亦取之

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

註曰大夫亦先升一等今文曰入設

敖氏曰介入門左少立大夫亦進至於入門右之位揖而皆行也大夫先升當楣北面　庭實入設鄭本無入字註云今文曰入設繼公謂此庭實云入設方見庭實既出而復入之意若無入字則文不明白矣宜從今文

介升大夫再拜受

註曰亦於楹閒南面而受

敖氏曰云介升大夫再拜明其不稱面也介於卿雖

降一等然同為大夫故受於堂上亦得在楹間也

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

註曰介既送幣降出也大夫亦降授老幣

敖氏曰降拜者亦貶於卿大夫既辭則揖而先升西面介升拜於西階上北面也

右上介面卿

郝氏曰上介亦大夫面其主國卿至入門不敢左與

士介皆奠幣堂下再拜比於為臣而主卿所以待者

無以異於主君抑何貴倨甚與子云天下有道政不在大夫是書於大夫禮加詳故知非先王之舊也

世佐案賓奉其君之命問主國卿因而私面故其禮特恭其初不敢以敵禮見蓋以敬君之餘而及其君之所問也上介士介本非卿之敵體則其因是而加恭也固宜然其異於覿主君者經文歷歷可考惡得誣之以為無以異也惟士介與卿尊卑懸隔故其私面之儀幾與覿君相似而奠幣再拜

不稽首卿不使擯者辭而自辭又其初不與上介
俱入入止一次亦足以見其隆殺之辨矣郝氏之
疑何其弗思甚耶
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覿幣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
介逆出
敖氏曰於士介亦親辭辟君也
郝氏曰如覿幣各玉錦束也
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

註曰賓亦為士介辭

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

敖氏曰此士介私面之儀大約與其覿禮同惟以一入而大夫親辭為異老受擯者幣於中庭者以大夫降立於此故也

右衆介面卿

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

敖氏曰此言賔不顧見敵者之禮也必言之者嫌其或異於尊者也禮於尊者拜或辟去而不敢當

郝氏曰擯者又出請事蓋禮畢而賔尚在廟門外故復請終事也

世佐案賔亦告事畢乃出擯者入告大夫乃送也

擯者退大夫拜辱

註曰拜送也

敖氏曰擯者從大夫出門而遂退拜辱謝其屈辱而

相已也

世佐案拜送擯者以其下大夫尊之也而下大夫

不常為卿擯亦於斯見矣

右賓出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

註曰嘗使至已國則以幣問之也君子不忘舊

敖氏曰使至者謂小聘之使或為上介者也

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

註曰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

疏曰據此篇大聘使卿五介小聘使大夫三介若大國之卿七介小聘使大夫五介小國之卿三介小聘使大夫一介也問下大夫使上介是各以其爵也從集說節本

敖氏曰此異於卿者上士擯耳

其面如賔面于卿之禮

敖氏曰如其禮耳庭實則用儷皮也士介不面亦殺

於正禮

世佐案士介之面於下大夫也其禮當如上介之面於卿惟旅見而幣用玉錦束為異經不言者畧也敖云士介不面恐非是

右問下大夫嘗使至者

世佐案下大夫國五人所問特其嘗使至者耳其他不徧及也經文甚明郝乃謂下大夫皆有幣及若嘗使至者則使上介奉幣致命其餘下大夫則

使士介奉幣誤甚

大夫若不見

註曰有故也

君使大夫各以其爵為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

註曰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

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

敖氏曰必使人代受者不可虛聘君之命也各以其

爵者亦欲與使者之尊相當也

世佐絫代受蓋亦於所問者之祖廟拜謂迎送及受命之時也不拜著其異者其揖讓之儀亦如之敖云非主人則無揖讓非惟云受幣則其不私面可知也

右代大夫受幣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

註曰夕問卿之夕也使下大夫下君也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小君

敖氏曰次日之夕夫人乃歸禮不唯不敢與君同日又且不敢同其時皆下之也亦韋弁者君與夫人之聘享其器幣畧同則使者之同服亦宜也

郝氏曰夕夫人禮從陰也

世佐案君歸大禮與聘享同日夫人歸禮與拜賜問卿同日一日之内禮節繁多俟賓即館容有至暮者於是言夕見其不以暮廢事急禮賓也敖郝二家釋夕字義皆似鑿

堂上籩豆六設于戶東西上二以並東陳

註曰籩豆六者下君禮也臣〈臣字疑衍否則當作陳〉設於戶東

又辟饌位也其設脯其南醢屈六籩六豆

疏曰先於北設脯即於脯南設醢又於醢東設脯以

次屈而陳之皆如上也

敖氏曰籩豆六與子男之禮同重聘使也凡設籩豆

自二以上皆先豆而後籩乃言籩豆者文順耳此六

豆六籩皆宜用朝事者而各去其末之二其設之之

序則豆皆在西籩繼之而東韭菹其南醓醢屈以終

醴其南蕡亦屈以終

郝氏曰周禮籩豆之實八此設其二戶東室戶東設於東房前夫人為房中之主陳設不中堂避君也西上以西為首豆在西籩繼之而東變於君饌東上也二以並同東陳則異

世佐案籩豆之實教設近是經不著之者以君饌八豆既用朝事此亦可類推也其設之之法一豆

一籩相並韭菹其南醓也下以次求之西上以韭菹醓為上而終於鹿臡膴也必西上者統於賓位也此惟有堂上之饌而又不用簠鉶簋皆設於君朝事之豆已見上文其籩則周禮籩人職所云麷蕡白黑形鹽膴鮑魚鱐是也疏云麷為熬麥一也蕡為麻子二也白為熬稻米三也黑為熬黍米四也形鹽鹽似虎形五也膴以魚肉為大臠六也鮑以魚於楅室糗乾之七也鱐為乾魚八也此用其六去鮑魚鱐二者又案籩豆各六是十有二矣經直云籩豆六者明其並設也敖氏

郝氏所言設法皆誤

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醙黍清皆兩壺

註曰醙白酒也凡酒稻為上黍次之粱次之皆有清白以黍閒清白者互相備用三酒六壺也先言醙白酒尊先設之

疏曰醙白也上言白明黍粱皆有白下言清明稻黍亦有清於清白中言黍明醙即是稻清即是粱也故言互相備也

郝氏曰醙酒未沛而濁即糟也清酒之陳久者黍黍酒酒唯稻黍粱三品内則云飲重醴稻醴清糟黍醴清糟粱醴清糟稻黍粱皆清糟二壺文義錯見

張氏曰稻黍粱三酒白者清者各一壺並之而陳也世佐案君餼八壺所盛者酒也此六壺所盛者飲也君致酒夫人致飲夫婦之義也凡飲有六周禮漿人掌之一曰水二曰漿三曰醴即内則之三醴也四曰涼内則謂之濫五曰醫内則謂之醷用鄭司農

說

六曰酏即内則之黍酏也酒正職云共后之致飲於賓客之禮醫酏糟註云糟醫酏不泲者后致飲無醴醫酏不清者與王同體屈也亦因以少為貴漿人職云共夫人致飲於賓客之禮清醴醫酏糟註云三物有清有糟夫人不體王得備之此經所陳寔與周禮相表裏黍黍酏也清清醴也醙其醫乎醫醷醙一物也文字不同記之者各異耳醫之為醷醷聲之轉也醷本或作臆醷之為醙字之訛也醙本

或作醆三飲之次周禮以醴為首此以醙為上又不
兼用清糟內外命婦之别也舍糟而取清辟后也
壺設於東序又殺其兩皆下其君也先儒以酒釋
之誤矣郝氏既以為酒又引內則三醴為證是未
考酒與飲之别也

大夫以束帛致之

註曰致夫人命也此禮無牢下朝君也

疏曰周禮掌客云上公之禮夫人致禮八籩膳太牢

致饗太牢侯伯以下亦皆有牢是朝君來時有牢此卿來聘無牢故云下朝君也

敖氏曰以束帛致其禮亦盛之也飱不致此殺於飱乃致者蓋主君以設飱為差輕而夫人歸禮為特重所以異也

賔如受饔之禮儐之乘馬束錦

世佐案夫人所歸之禮減於君者多矣而賔之所以儐之者與受君禮同亦輕財而重禮之義也

上介四豆四籩四壺受之如賓禮

註曰四壺無稻酒也不致牢下於君也

敖氏曰四豆者去菁菹鹿臡四籩者去形鹽膴四壺者去粱酒不言其位如賓可知也言受之明亦用束帛致之也如賓禮者亦如其受饔之禮也不言所使者下大夫可知於上介亦使下大夫者禮窮則同也

郝氏曰禮上介殺賓二等不言士介禮不及也

世佐案四壺無清醴也酏黍二物亦有清有糟兹

則第用其清者不敢與后同也禮不及士介者夫人所歸者因君堂上之餼而降殺之耳君與士介止有牢米無堂上之餼無所因也

儐之兩馬束錦明日賓拜禮于朝

註曰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也

右夫人歸禮于賓介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

註曰其陳於門外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二以並南陳

無稍牲陳於後東上不饌於堂庭辟君也

疏曰案掌客鄰國之君来朝卿皆見以羔膳太牢侯伯子男膳特牛彼又無筐米此侯伯之臣得用太牢有筐米者彼為君禮此為臣禮各自為差降不得以彼難此

敖氏曰君餼賓米百筥筥半斛此米八筐筐五斛以量言之則八筐者殺於君米二筐也所以下之此亦陳於其館之外門外

郝氏曰大夫即卿方曰筐其實五斗

賔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賔再拜稽首受老退賔再拜送

敖氏曰賔出門左西面拜迎聽命老東面致命賔還北面拜乃適老右受此使老致之者大夫之臣老為尊也賔於老乃拜迎之亦重其為使也大夫不親飱者以其禮輕不欲煩賔且辟君禮也君歸饔餼於朝君則親致於介亦使卿

郝氏曰老家相太宰先牛故老牽之

世佐寀賔受大夫之餼乃稽首者以大夫𥅻者稽

首受其儐幣故亦以是答之也受於門外故無儐

且辟君使也

上介亦如之

敖氏曰然則此牢米亦如賔矣蓋以其具不可得而

殺故也

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

註曰米六筐者又無粱也士亦大夫之貴臣

敖氏曰米六筐者葢黍粱稷各二筐也不言受之之禮如賔可知

郝氏曰士邑宰少牢先羊故士牽之

世佐案下記云凡餼大夫黍粱稷然則大夫所歸之米皆有粱也註誤當以敖說為正

右大夫餼賔介

公于賔壹食再饗

註曰饗謂亨太牢以飲賓也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

疏曰此篇雖據侯伯之卿聘使五等諸侯其臣聘使牢禮皆同無大國次國之别是以掌客五等諸侯相朝其下皆云羣介行人宰史皆有飧饔餼以其爵等為之牢禮之陳數又云凡諸侯之卿大夫士為國客則如其介之禮以待之以此言之公侯伯子男大聘使卿主君一食再饗小聘使大夫則主君一食一饗

若然案掌客子男一食一饗子男之卿再饗多於君者以其君臣各自相差不得以君决臣也

敖氏曰案註云互相先後謂食居二饗之間也

郝氏曰食設飯以食之饗設酒以饗之食饗於廟

燕與羞俶獻無常數

註曰羞謂禽羞鴈鶩之屬成熟煎和也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由恩意也

敖氏曰燕亦無常數異於朝君也

郝氏曰燕於寢熟味曰羞新味曰俶

賔介皆明日拜于朝

敖氏曰上唯見賔禮乃言介拜似非其次蓋此文宜在下句之下也賔與介之拜賜各主於其所受者也饗賔燕賔之時介雖與焉然禮不為已故不必拜賔於禽羞亦拜之者謝主君之意也

郝氏曰明日食饗燕獻之次日

世佐案言此於介禮之上者欲見賔之拜禮介當

從往而介之拜禮賓不偕行也饗賓食賓之時介皆與焉而燕又以介為賓則其從拜可知上歸饔餼章亦言拜賜於介禮之上是其例矣敖云此文宜在下句之下非

上介壹食壹饗

註曰饗食賓介為介從饗獻矣復特饗之客之也

疏曰不言從食者公食禮介雖從入不從食賓食畢介逆出是不得從食矣

敖氏曰云壹食壹饗見先食而後饗也

世佐案此經公食大夫禮主為小聘大夫而言其介士也故不得從食若大聘使卿大夫為上介亦宜從食也但禮文散佚是以經不能具疏誤無燕者燕賓之時賓為苟敬上介為賓是亦足以伸其敬矣故不特燕之凡特為介行禮之時賓皆不與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饔無儐

註曰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也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非必命數也無儐以已本宜往

敖氏曰若不親食之文雖主於君然賓有故而不及往者其禮亦存焉致之各以其爵者賓介之爵不同則所使者亦宜異也古人於所使者或尊或卑亦莫不有義存焉

張氏曰侑幣食禮有侑食之幣周禮典命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不同此所使致禮但取爵同耳不計命數也食禮賓當往君所受禮無儐使者之法令雖使人致禮以賓本宜赴耳故仍無儐也

致饗以酬幣亦如之

註曰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禮器曰琥璜爵蓋天子酬諸侯

右食饗燕羞獻

大夫于賔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

敖氏曰云若食若饗是主于食也盖饗賔之時介已為介故也

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

註曰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為之致之列國之賔来榮辱之事君臣同之

疏曰此直言饗食不言燕其實亦有也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酬幣侑幣皆用束錦亦有庭實此致之以大夫不嫌與君同者公作之故也

右大夫饗食賓介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

註曰玉圭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

敖氏曰玉圭璋也還玉即還贄之義使卿者亦欲與

賓相當也

郝氏曰玉以表信信達而禮行還以其信歸之所以受幣還玉

世佐案還玉之義敖得之註及郝說皆迂曲

賓皮弁襲迎於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

敖氏曰不事至乃襲辟君也不言出請入告文省也禮不主於己故不拜云帥以入則是不揖之也大夫亦襲至廟門乃執玉

世佐案賔於大門迎而不拜帥以入而不揖皆以其執主器不敢與之為禮也既入賔止於庭三分庭一在北不同升故亦無讓

大夫升自西階鉤楹

註曰鉤楹由楹内將南面致命致命不東面以賔在下也必言鉤楹者賔在下嫌楹外也

敖氏曰必言鉤楹者見其入堂深而東行也下文云賔自左南面受圭則是大夫南面立於中堂少西而

致命也南面致命而不東面者宜别於親受者且尊者之禮異也

世佐案鉤楹之下不言大夫致命及其位面疑有脱文

賔自碑内聽命

註曰聽命於下敬也

敖氏曰負碑北面立於此鄉致命者也

世佐案碑内碑北也必云自碑内者見其中庭而

立且近堂也然則致命者蓋南面於堂中央矣敖

云於中堂少西致命非聽命不拜以其不主於已

也

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

註曰自左南面右大夫且並受也退為大夫降逡遁

疏曰大夫士直有東房西室天子諸侯左右房今不

在大夫廟於正客館故有右房也

朱子曰或舍於大夫廟中則當退於堂之西北負室

牖而立

敖氏曰升自西階非受玉之正主也亦鉤楹由大夫之後乃自左受之玉當訝受乃南面並受者代受之示異也二人俱代君行禮故皆不北面賔退負右房而立俟降階之節也必俟於此者辟主位且便於降記曰卿館於大夫而此云負右房則大夫之家亦有左右房明矣

世佐案升不由阼不敢以主人自居也左大夫之

東也自左受授受之正法也退左還而退於西右房西房也房以向南為正郝云升堂西為左東為右右房即東房非歸賓饔餼章云及廟門為館於大夫者言也此云負右房為正客館言也經文互見之例類然敖氏據此為大夫家亦有左右房亦非

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内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

註曰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為賓降節也授於阼階東

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賔還阼階下西面立

敖氏曰中庭西方南北之中也大夫降而至於中庭賔乃發於負右房之位而降盖以之為節也自碑内者反其鄉者所由之塗也既授上介則復立於中庭世佐案此章兩言自碑内一言中庭見其升降皆不由堂塗也盖分庭而行者賔主之禮也此賔與大夫皆代君行禮不敢以賔主自居故皆中庭而行異於常法與賔既授俟事之處當以敖說為正

上介出請賓迎大夫還璋如初入

註曰出請請事於外以入告也

敖氏曰初入者自帥入以至授介皆如之也還璋為夫人還之

賓裼迎大夫賄用束紡

註曰賄予人財之言也紡紡絲為之今之縛也所以遺聘君可以為衣服相厚之至也

敖氏曰裼者已受聘玉則復其常也大夫於賓裼亦

裼上介出請入告乃迎之

世佐案於是言裼則還璋之時賓與大夫尚襲矣所謂圭璋特而襲也郝云如初入與還圭同賓裼迎與受圭異以此文亦為還璋而設非賄主君所以報聘也既以圭璋還之而又加之以束紡馬厚往而溥来也聘之禮重於享而報聘之物乃輕於報享者其輕財而重禮之義乎且享禮皆受之而於聘則無所受故分別報之亦取相稱而已

禮玉束帛乘皮

註曰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

疏曰上文聘賓行享之時束帛加璧束錦加琮今報享物亦有琮璧致之故云亦言玉璧可知此玉則琮也以其經言玉故以玉言之若然經言束帛兼有束錦矣

敖氏曰不言迎大夫文又省乘皮先設束帛加玉如享禮

世佐案玉謂璧琮也禮玉者謂受其玉而以束帛乘皮禮之所以報也禮玉是此禮之名猶言賄贈也觀下經兩言禮玉斯可見矣束帛大夫所奉也乘皮庭實也以此二者遺聘君而不用玉嫌於還之也註疏及敖說皆誤享君享夫人凡二次而禮之唯一次者以聘既兼報之故報享亦不分君與夫人也又案註云亦言玉璧可知也者釋經所謂玉乃是璧而非琮也亦者亦上文還玉於館之玉

註以為專指圭也疏亦不得其解束錦是賓私覿之物豈得與享禮同報之疏云兼有束錦尤誤

皆如還玉禮

敖氏曰皆者皆賄與禮玉也禮玉之庭實不在如中是亦大概言之耳

大夫出賓送不拜

右還玉及賄禮

公館賓

註曰為賔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且謝聘君之意也

公朝服

敖氏曰館者就其館之稱也此禮在還玉之明日是時公蓋立於賔館之外門外東鄉亦接西塾世佐案公所立處當依下註在賔館之廟門外敖云於外門外非

賔辟

註曰不敢受國君見已於此館也此亦不見言辟者

君在廟門敬也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
下
敖氏曰不敢辭不敢見若隱辟然故經以之為稱此
辟字義與上文所云者異
上介聽命
註曰聽命於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擯者每贊君
辭則曰敢不承命告於寡君之老
敖氏曰上介聽命蓋西面於外門外之東塾少南不

敢當君也

世佐案聽命之禮當北面其立處則經無明文未敢質言也註及敖說俱未的或云當門之南或然

與

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

註曰拜此四事公東面拜擯者北面

敖氏曰拜聘享與問謝聘君也所謂拜貺也拜送賓以賓將去也

張氏曰擯者歷舉四事而君拜之

公退賓從請命于朝

註曰賓從者實為拜主君之館已也言請命者以已不見不敢斥尊者之意

郝氏曰以主君有拜四事之命不敢受於其館而更請受命於朝人臣之禮也

世佐案臣之出聘也君親命之於朝而後行故其將反也亦請主國君命之蓋以臣禮自居也此實

拜辱而其辭則曰請命謙也拜辱賓主之禮也周禮緣其意而此則據其辭所以異耳

公辭賓退

註曰辭其拜也退還館裝駕為旦將發也周禮曰賓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遂行

世佐案辭辭其請也賓不拜而退不敢與敵者拜辱之禮同也凡拜辱之禮所拜者不見拜於門外

乃退

右公館賓

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

註曰發去乃拜乘禽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

敖氏曰乘禽雖輕受賜多矣故為之三拜三拜則不稽首此禮在公館賓之明日

郝氏曰乘禽鵞鴨之屬可羣畜者曰乘聘義云乘禽日五雙至是乃拜者物小賜頻故於臨行併拜三拜報其頻也訝主君所使迎賓客者周禮秋官有訝士

記云卿大夫訝此蓋大夫也凡拜賜不親見入告出
報皆訝聽之聽待也
世佐案三拜不言稽首文省耳乘禽微物也必拜
之者君子不虚取於人况國君乎訝大夫也見下
記凡賓之拜賜皆訝聽之於是乃著之者以其為
拜禮之終也
遂行舍于郊
註曰始發且宿近郊

右賔拜乘禽遂行

公使卿贈如覿幣

註曰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言如覿幣見為反報也敖氏曰出郊而後贈亦異於答聘君之節也如覿幣用束帛也其庭實亦存焉親受覿而使人贈君臣之禮也

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儐

註曰不入無儐明去而宜有已也如受勞禮以贈勞

同節

敖氏曰舍門外受之變於來時也無儐以其答己之覿故也

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覿幣

敖氏曰於上介用束帛庭實於衆介各用束帛

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儐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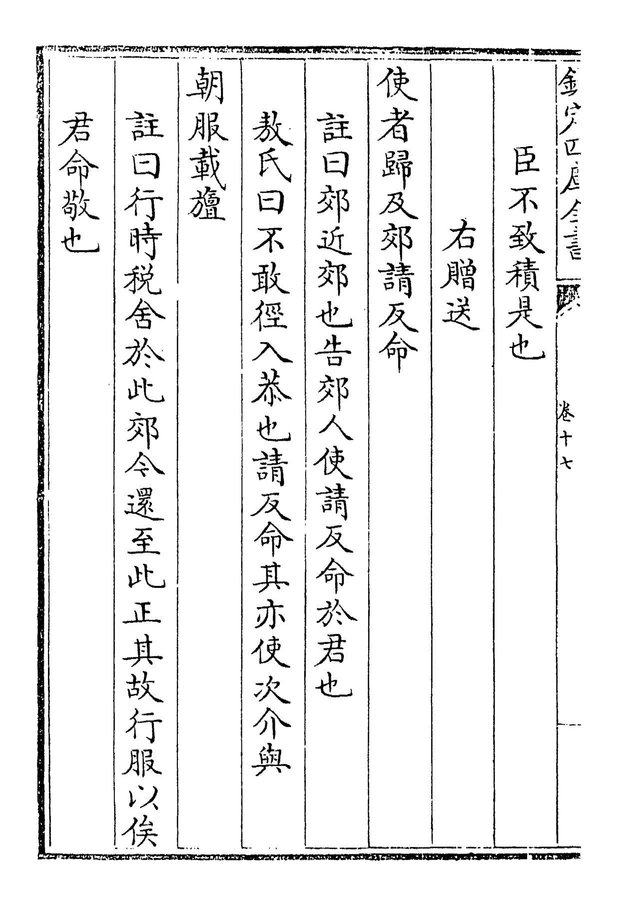
敖氏曰親贈為報其面故不嫌與君禮同此所贈者

皆用錦也賓與上介之庭實亦同大夫親贈賓上介而使人贈衆介以其降等也亦為鄉者不親受

士送至于竟

敖氏曰司儀職言公侯伯子男之臣相為國客其入也則三積皆三辭拜受其出也如入之積聘義亦云主國待客出入三積是篇前後皆不見之未詳

世佐案周禮及聘義所言皆待諸公之臣之禮也是篇則主為侯伯之臣故異鄭註周禮云侯伯之



臣不致積是也

右贈送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

註曰郊近郊也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也

敖氏曰不敢徑入恭也請反命其亦使次介與

朝服載旜

註曰行時稅舍於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

君命敬也

敖氏曰載旜為反命也君既許可乃為之及郊即載之者出時受命至此而斂歸時反命至此而載亦其節也至已之門外乃斂之

禳乃入

註曰禳祭名也為行道累歴不祥禳之以除災凶

敖氏曰入謂入國也

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

註曰皆否者公幣私幣皆不陳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其或陳或不陳詳尊而略卑也其陳之及卿大夫處者待之如夕幣其禮於君者不陳上賓使者公幣君之賜也私幣卿大夫之幣也他介士介也

疏曰賓之公幣有八郊勞幣一也禮賓幣二也致饔餼幣三也夫人歸禮幣四也侑食幣五也再饗幣六也夕幣七也贈賄幣八也此八者皆主君禮賜使者

皆用束錦故曰公幣賔之私幣畧有十九主國三卿五大夫皆一食有侑幣饗有酬幣皆用束錦則是十六有三卿郊贈則十九也其上介公幣則有五致饔餼幣一也夫人致禮幣二也侑食幣三也饗酬幣四也郊贈幣五也降於賔者以其上介無郊贈贈當作勞幣又無禮賔幣又闕一饗幣故賔八上介五也上介私幣有十一主國三卿五大夫或饗或食不備要有其一則其幣八也又三卿皆有郊贈如其面幣通前則

十一也主國下大夫嘗使已國者聘亦有幣及之則亦有報幣之事其數不定

朱子曰案經文主國禮賜無有夕幣疏於上介公幣云無郊贈及無禮賓幣又闕一饗幣故賓八上介五則前公幣中夕字當是饗字之誤而其次亦當在再饗之前

敖氏曰此乃入謂入公門也

張氏曰註云禮於君者不陳謂賄用束紡禮玉束帛

乘皮不陳之者以使者將親執以告

束帛各加其庭實皮左

註曰不加於其皮上榮其多也張氏曰不令相掩蔽

敖氏曰上經云陳皮北首此皮左皮上左也故云加然則此於庭實之皮其各重累陳之乎是蓋主於有皮者言也若無皮者則束帛奠之於地與不布幕別於君物也

世佐案此陳幣之法與夕幣相似上經云皮北首

西上加其奉於左皮上此亦云然皮左者謂皮則加於其在左者容有馬則奠幣於其前也庭實不皆用皮此則主為皮而言故其句法如是註及敖說皆誤

公南鄉

註曰亦宰告於君君乃朝服出門左南鄉

疏曰此陳幣當如初夕幣之時是以鄭此註亦依夕幣而言之

世佐案註云出門謂出寢門

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繅北面上介執璋屈繅立于其左

註曰此主於反命士介亦隨入並立東上

疏曰此言亦者亦初行受於朝時

世佐案是時君臣面位皆與受命時同註云士介隨入並立東上此初入之位介亦在賓右也經云使者北面上介立於其左則君揖使者進之之位

也經不見初入之位省文也所執之圭璋亦賈人取之於櫝而授之不言者以其授受不在君前畧之也使者執圭垂繅上介執璋屈繅皆象其初受之時也執圭璋不襲敬主於君也

反命曰以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

註曰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世佐案此二句註當屬上節

某君某國名也某宮若言桓宮僖宮也某君再拜謂

再拜受也必言此者明彼君敬君已不辱命也

世佐案某宫所聘之國之太祖廟也某太祖謚不云太廟者在己國謂之太廟異國之太廟亦必舉謚以别之嫌也敖氏據此而謂受聘享不在太廟非

宰自公左受玉

註曰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也不右使者由便也

疏曰凡並授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此受由其右者

因東藏之便

敖氏曰既受玉則屈繅矣

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

註曰致命曰以君命聘於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以享於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不言受幣於某宮可知畧之

敖氏曰致命即反命互文也反者復其所自出致者傳其所自來其實一耳

張氏曰受上介璋賓受之也賓受璋當亦垂繅而致

命本以君夫人聘君夫人但夫人無外事亦君命之
故言致命
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
註曰某子若言高子國子凡使者所當執以告君者
上介取以授之賄幣在外也
疏曰賄幣束紡也以其禮於君者不陳明在外也
世佐案某子指還玉夫人某大夫氏
禮玉亦如之

註曰亦執束帛加璧也告曰某君使其子禮宰受之士隨自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上介出取玉束帛士介後取皮也

疏曰此即上云禮玉束帛乘皮也

張氏曰賓將告君之時上介出取玉帛士介取皮賓執玉帛以告宰受玉帛士即自士介後居其右而受皮向東藏之

世佐案亦如之者謂執其束帛以告也報享不用

玉說見上註云來帛加璧非

執禮幣以盡言賜禮

註曰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以盡言賜禮謂自

此至於贈

郝氏曰禮幣謂其君初儐禮使人之幣獨執此言禮

者此主君在廟所親授也

張氏曰自郊勞至贈行八度禮賓皆有幣執郊勞之

幣而歷舉其全以告也

世佐案禮幣郝說得之於八幣之中獨執此者以其行聘享之時所受故重之也

公曰然而不善乎

註曰善其能使於四方而猶汝也

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註曰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不授宰者當復陳之

世佐案授上介幣告畢也必授上介者反之於所受也上介受之復奠於故處

私幣不告

註曰亦畧卑也

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

註曰勞之以道路勤苦

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

註曰言此物某君之所賜予為惠者也其所獻雖珍異不言某（某當依句讀作其）為彼君服御物謙也其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

疏曰此獻物謂入賔者下記云既覿賔若私獻奉獻將命賔有私獻於彼君彼君亦有以報之則此獻者也

敖氏曰此所獻者其賄禮中之物與傳云厚賄之是賄禮之厚薄不常也厚薄不常故有獻有否

世佐案所獻之物當以疏説為正蓋雖受於彼君而不在公幣之内故以之將敬也賄禮之屬皆所以遺君非己物也詎可云獻乎若者或有或無也

客不私獻於彼君則亦無所受賜以為獻註云大夫出反必獻乃私行之禮見曲禮而援以證此非獻者亦執其物以告曰某君之賜明其物所自來也

註云謙不言其為彼君服御物亦非

君其以賜乎

註曰不必其當君也獻不拜者為君之答已也

世佐案此言其物不足以共服御君其收之以為賜賚之需乎乎者不敢必君受也使者釋此辭畢

公乃命宰受之

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

註曰徒謂空手不執其幣

敖氏曰徒以告下賓也如如其盡言賜禮

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

註曰士介四人旅答壹拜又賤也

疏曰君勞上介上介再拜稽首君答拜不言再拜則

君答上介一拜矣勞士亦如之不言皆則捴答一拜

矣答賓再拜答上介一拜介已賤矣士介四人共答一拜故云又賤也此一拜則周禮大祝九拜七曰奇拜彼註云一拜答臣者是也曲禮云君於士不答拜此以其新行反命而勞苦之故異於常也從通解節本

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

註曰以所陳幣賜之也禮臣子人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敢自私也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既拜宰以上幣授之

敖氏曰使者拜而君不答者以其拜受於宰也凡臣拜受君命於擯賛者則君不答之其例見於此及燕射命賓之儀是或一禮與

世佐案公不答拜者以其惠不出於己也答之嫌於已賜

賜介介皆再拜稽首

註曰士介之幣皆載以造朝不陳之耳與上介同受賜俱拜既拜宰亦以上幣授上介

乃退

註曰君揖入皆出去

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

註曰將行俟於門反又送於門與尊長出入之禮也

乃退揖

註曰揖別也

使者拜其辱

註曰隨謝之也再拜上介三拜士介

敖氏曰此與上文所云大夫拜辱之意同拜之亦於門外之左

世佐案使者即於巳之門外拜之謝其屈辱送巳也註云隨謝之非

右歸反命

釋幣于門

註曰門大門也主於闑布席於闑西閾外東面設洗於門外東方其餘如初於禰時出於行入於門不兩

告告所先見也

敖氏曰行為道路之始出則禮之門為内外之限入則禮之也

乃至于禰筵几于室薦脯醢

註曰告反也

疏曰亦司宮設席於奥東面右几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既筵几則祝先入主人後入主人在右贊者

乃盥薦脯醢

郝氏曰室在廟堂之後所謂奥也脯醢薦神也

觴酒陳

註曰主人酌進奠一獻也言陳者將復有次也先薦後酌祭禮也行釋幣反釋奠畧出謹入也

疏曰不言奠而言陳以其下仍有室老及士獻以備三獻故言陳陳有次第之言也從楊氏圖節本

敖氏曰下云三獻則此觴乃用爵也陳者主人與酌奠於薦南也以觴與籩豆並列故謂之陳既奠反位

及祝再拜祝釋辭主人又再拜其後二獻則惟獻者於既奠反位再拜而已出釋幣而入釋奠禮相變且欲行飲至之禮也

郝氏曰觴爵屬觴酒陳備獻也

世佐案觴爵觶之屬酒尊也變尊云酒者見其無玄酒也皆贊者陳之以備獻酬之用也其陳之之處蓋亦與祭時相似酒盛於尊在房户之閒觴貯於篚在洗南也此但言其陳設之事耳註疏及敖

說皆主人初獻禮釋之誤先薦而後陳設異於

祭

席于阼

註曰為酢主人也酢主人者祝取爵酌不酢於室異

於祭

疏曰祭時皆於室内受酢有尸具酢又以尸爵此皆

異 從通解節本

敖氏曰設酢席於阼變於祭且為將與從者為禮於

堂也主人既獻則酌而自酢與祭而有尸者之儀異
世佐案為主人布席將酢於是也未酢而先設席
祭於室而酢於堂皆與正祭異
薦脯醢
註曰成酢禮也
疏曰特牲少牢主人受酢時皆席於户内有薦俎此
雖無俎亦薦脯醢於主人之前以成酢禮也
世佐案薦薦於主席也薦之當在初獻之後受酢

之時乃言於三獻之上者因設酢席而併及之爾非其次也特牲少牢受酢於室皆無薦俎因尸之餘也有司徹受酢於堂薦俎俱有此酢於堂而有薦無俎亦其異也無俎者以其不殺也席於户内而有薦俎惟特牲主婦致爵於主人之時為然疏說欠明

三獻

註曰室老亞獻士三獻也每獻奠輒取爵酌主人自

酢也

疏曰正祭有尸三獻皆獻尸訖尸酢主人主婦賓長今此無尸皆自酢獨云主人者主人為首正故舉前以包後

敖氏曰亞獻三獻皆不薦也每獻奠爵相次而南主人初獻而酢於阼則亞獻三獻者皆酢於西階上矣

郝氏曰三獻謂初獻禰主人自酢再獻室老室老酢主人三獻士士酢主人

世佐案獻獻神也三者主人也室老也士也正祭以主人主婦賓長為三獻今主婦不與而取士者以其皆從行之貴臣故助主人釋奠也郝說非

一人舉爵

註曰三獻禮成更起酒也主人奠之未舉也

疏曰此欲獻酬從者不得酌神之尊是以特牲行酬時設尊兩壺於阼階東西方亦如之鄭註云謂酬賓及兄弟則此亦當然故知別取酒也

敖氏曰舉爵舉觶也亦如鄉飲舉觶之為

世佐案一人贊者也舉爵謂舉觶於主人奠於薦

右而未舉俟行酬時乃舉此觶也

獻從者

註曰從者家臣從行者也主人獻之勞之也皆升飲

酒於西階上

敖氏曰此獻蓋自室老始行酬亦如之獻亦以爵

行酬乃出

註曰主人舉奠酬從者下辯

敖氏曰行酬者行酬酒也出謂主人以下亦既徹闑

牖戸而後出也獻從者而行酬所謂飲至也楚令尹

子重伐吴歸而飲至用此禮耳國君則既飲至又或

有策勲之事傳曰凡公行告宗廟反行飲至舍爵策

勲焉禮也

上介至亦如之

敖氏曰如其釋幣告至也

右釋幣於門告反於禰

儀禮集編卷十七